云去雾来黔灵山

叶　辛

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初,我从插队落户的砂锅寨调进省作家协会当专业作家。由于在省城贵阳没有住处,我和妻子在住了一段时间的招待所以后,省文联给我们在黔灵山麓分配了一套两室半的住房。在小文《等水的日子》中,我写过栖居这套房子的经历和感受。没有写过的是,住在这套房子里,最大的便利就是游览贵阳市的第一名胜黔灵山。走出我居住的小区,五分钟就能走进黔灵公园,而号称黔南第一山的黔灵山就是黔灵公园的主要景点。

实际上,黔灵公园就是因为有了黔灵山而在1957年建成的。现在想想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我为贵州写过好多小文了,却唯独对游览过无数次,因而熟悉得可以如数家珍般给人介绍的黔灵山没有写过。

近几次去贵阳,每次都住在离黔灵山很近的贵州饭店,特别是有一次,就住在挨着黔灵山的内兄家中,一次一次攀上黔灵山,作故地重游。并且每次上山,都会想起八十年代住在石板坡宿舍里几乎每个周日带着还没有上小学的儿子游玩黔灵山的情形。只因住得近,每个周日,我都会拉着儿子的手,穿过240米的林荫大道,进入颇有气势的三层叠空牌坊,走进黔灵公园大门。这种规模的公园大门,即使拿到世界上去也是有一比的。黔灵山风姿秀逸,景色迷人。那年头我不用走进公园去,写作累了,站在五层楼的阳台上,就能欣赏云去雾来景色中的黔灵山。一会儿山峰笼罩在雾色里,一会儿吹来阵阵山风,把蒙纱雾吹散了,露出黔灵山的崖壁山巅,一会儿雾气又团团簇簇地涌来,把整座山拥抱起来。一天之中,总是要变幻几次,让人丝毫不觉得厌烦。反而看得情趣横生。周日的早晨,带着儿子走进公园里去,主要目的是呼吸新鲜空气,同时也让天天上幼儿园的儿子玩耍一番。每次入园,我都会问儿子,今天我们去哪里?他说去划船,我就带着他直奔群山环抱之中静雅宜人的黔灵湖,租一条船,尽情地游览之后,其他景点不可能再去了。他若说去动物园,一个园中园规模的动物园看下来,也就到回家吃饭的时候了。还有二坝景区、三岭湾景区、麒麟洞景区,一次玩一个景区,是游不够的。好在公园就在家门口,我们也不急,既不要赶车,又不需担心回家晚了。

随着时光的流逝,如同家园一般的黔灵山风光,不知不觉深深地镌刻在我的心中,即使现在回想起来,黔灵山上的一草一木,黔灵山的春夏秋冬四季美景,山不绝绿、林木递茂、野花遍坡、清香四溢的景观,还是会蜂拥而至地掠过我的眼前。

哦,黔灵山,云去雾来的黔灵山,你在我的心中,也在我的梦里。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吹捧——甜蜜的陷阱。

『可乐』的启示

赵　婧

初见"可乐"是在旧金山某动物收容所举办的宠物领养大会上,彼时的它只有三个月大,虎斑皮毛与明亮瞳孔相映成趣,瞬间引发了我养猫的念头。虽然领养手续无比繁琐,但我还是耐心地完成了收容所规定的数十项任务,并在新年前夕如愿以偿地把"可乐"带回了家。

记得小家伙初来乍到那会,对我精心准备的食物和玩具毫无兴趣,只静静地躲在角落里,一蹲就是几天。尽管事先做过功课,知道猫咪到了新环境会怕生,但望着它孤苦无依的模样,我还是忧心如焚。电询收容所才得知,"可乐"自幼生活在一户猫口众多的寄养家庭,不仅每天都要在十几只成年猫嘴下抢口粮,还要每周参加宠物领养大会,在人声嘈杂中被围观、抚摸甚至强吻。这些经历,在身为心理治疗师的我眼中,简直就是各种幼年创伤,需要无尽的温暖与爱去愈合。

由于毫无育猫经验,我翻阅了大量研究猫咪行为的学术资料,结合对"可乐"日常行为的悉心观察,终于慢慢悟出一些门道。

首先,"可乐"的幼年经历让它的依恋类型极为紊乱,混合了焦虑及回避两种依恋原型。它很没有安全感,一旦感觉被我忽略,就会凑到我跟前各种撒娇卖萌,求抱求爱抚。但倘若我真放下手头工作,揽它入怀,它又开始各种扭捏,千方百计地想要脱离我的"魔爪"。起初,我很受挫,一看到它努力逃跑的样子,就感觉自己的一片真心被其辜负。但转念细思,又发现"可乐"的这种矛盾行为与人类在一段亲密关系中的矛盾心理极为相似。比如,孩子渴望父母的关爱,却不希望被父母束缚;恋人渴望爱的温暖,却又害怕失去一个人自由自在的洒脱与随性。

人如此,猫咪亦如斯。虽然它们的生活完全仰仗人类的喂养与照顾,令它们不得不在人类面前伏低做小,但身为独立的生命个体,它们理应获得平等与尊重。此外,在不断地观察与揣摩中,我还逐渐摸索出一些与"可乐"交流的小秘诀。例如,它似乎读得懂我的脸部表情。假如我冲"可乐"笑,它会温柔而简短地"喵"一声以作回应。抑或飞奔到我跟前,来回在地上打滚,露出它最柔软的肚皮对我撒娇;若是我心情不好,它会很识趣地与我保持安全距离,以免我生气、殃及池鱼。有一次,我与爱人因为生活上的一些琐事起了争执,"可乐"急忙从我怀中挣脱,躲进自己的小窝,一副深恐惹祸上身的模样。这让原本就很伤心的我,愈发悲从中来,埋怨它不该在关键时刻抛下我。但事后细想,如若一对夫妻起了争执,我们会指望他们的孩子挺身而出,在爸妈中间做裁判员吗?或是盼望着孩子乖巧懂事,安慰伤心难过的爸妈?答案不言而喻。既是如此,我又有何缘由责怪"可乐"的临阵脱逃呢?说到底,无论是孩子还是猫咪,都是无行为能力的弱势一方。成人世界的纷争,本该与他们无关,也不该将他们卷入其中。不然,受伤害最大的只能是他们。

当我把自己的想法与爱人分享,他也对自己当时的坏脾气懊悔不已。于是,我们约法三章,绝不在家里起争执。一旦有矛盾,出门散步,边走边聊。没想到这样的方法竟收到了出乎意料的成效。室外的清新空气将争吵中常出现的"情绪脑"吹散,还缓解了剑拔弩张的紧张气氛。公共的空间也使我们不得不摒弃旁若无人的肆无忌惮,尽可能地用理性平和的声调和心境去看问题。

时光飞逝,转眼之间,"可乐"已从紧张羞怯、事事防备的小猫咪,成长为活泼自信、可爱粘人的成年猫。它也成为我新书《心洞》的主角。回首过往,突然发现养猫的经历,恰是一种自我成长的过程。"可乐"不仅让我磨炼了性格,变得更自控更有耐心,还让我体会到什么才是一段亲密关系应有的样子。那就是,无论感觉多亲密,都必须尊重对方的独立性,懂得明确边界的重要性。守护身边,却保持距离,给对方空间,才是保持感情历久弥新的不二准则,也是父母与子女间最理想的关系状态。

边看边聊

父亲的能量

陈　琪

病床上因中风而有些呆滞的父亲,看到我走近,眼睛睁大嘴里絮叨,抬手示意又动弹不得,瞬间老泪从眼角滑落,母亲忙拿纸巾为他拭去。我竟无语凝噎,接替疲倦的母亲,陪床照料父亲。在医院两个昼夜,听不到父亲往日的呼噜声,徒留我躺在折叠椅上辗转反侧。

我幼时寒冬半夜突发高烧,噩梦惊叫。父亲顶着刺骨的霜冷,背起我直奔赤脚医生诊室。我家住在公路南侧,诊室位于斜对面的公路北侧,距离不过800米。夜至深处浸染,村庄岑寂空旷,四周荒芜一人。半昏半醒的我,产生莫名恐惧,禁不住啜泣。父亲呼哧喘气,轻声安慰我,挪着身躯,一深一浅地吃力前行。父亲使劲敲门,扯开嗓子,喊起睡梦里的医生。我哭着不让医生扎针。父亲文化不高,口才甚好,愣是令我信服他扎针不疼。他比画着粗糙大手,先在自己身上练习扎针,一下又一下,直到他拿捏住力道,才小心翼翼地为我扎针,而我丝毫察觉不到疼痛,就像被蚊虫叮咬一下。从此,我信任尊崇父亲的种子在心里萌发。

父亲做人心里有谱、做事眼里有活,头脑灵光、敢想敢干、见多识广,先在一家国营厂担任厂长,后搭上改革开放顺风车创业,千辛万苦积攒家底,是上世纪80年代初"万元户",住着别墅,开着进口摩托车和小汽车。坐在摩托车后座的我,眼前是父亲厚实壮硕的后背,疾驶的大道以及蓝天白云之下的景象,憧憬像父亲这般鲜衣怒马春风得意。他商海沉浮跌宕,终被市场洪流激荡沦为平凡。但乐观、豁达、自信的秉性在他身上从未消褪,哪怕是老年迟暮,嘴上仍挂着一句"没事,我可以的"口头禅,影响、感染和培塑我的性格定型,以至于多年后我亦辞去工作创业,成己立身、成事立业。父亲被人称呼"大肚老板",乐善好施,乐于助人。中学时我乘坐私营中巴车从县城回家,司机与售票员是夫妻,问我在哪下车,我说去山庵村下塘,他们又问我认不认识"大肚老板",我就说是我父亲。夫妻拒收车费,还跟乘客讲起父亲帮过他们,夸耀父亲是大善人。父亲说他们夫妻起早贪黑,经营小本生意,告诫我"别把客气当福气,莫当方便是随便",错开乘车时间和班次。父母把家里碗碟都刻上我的名字。一来是全村遇有红白事,各家都会拼凑汇集碗碟,怕搞错混淆。二是碗碟是吃饭的家伙,是家当的象征,警醒我要勤俭持家、和顺齐家。我刚读军校一时难以适应,产生严重的挫败感与失落感,提出申请退学。父亲心急如焚,日夜兼程赶到军校,以自身成败得失劝导我,又以《漫步人生路》歌词"路纵崎岖亦不怕受磨炼,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开悟我,帮助我逆袭了人生中最大的蜕变。经过悉心治疗照料,年届七旬的父亲康复超过预期。

我屡劝父母随我来上海定居,而他们甘愿留在故乡,悠哉地过日子。今天是父亲节,此刻父亲蕴藏的精神、品质和风格,已悄无声息地融进我心中,成为我日用而不觉的能量,时刻鞭策自己要向善向上,对得起这份沉沉的父爱。

邻里之交

鲁北明月

散步时,偶遇楼上的邻居,难得看到父子俩也在绿地散步。老式楼房的隔音效果不好,当年听到楼上地板有节奏地响起来,立即动员在书桌前磨洋工的扬扬:锻炼了!楼上的小哥哥已经开始跳绳了!有了对照,扬扬这才懒洋洋地起身。有时听到楼上大声在呵斥,这时的扬扬开始收敛,自觉地回到书桌前改错题去了。

这幢楼最早的住户只剩3户了,我在五楼,小伙子一家住六楼,还有就是住四楼的三口之家了。四楼也是男孩,年纪更大一些,成家后已经搬去新居,不常回来。夫妻俩便养了一条安静的柯基,遛狗时在楼梯上碰到,点头,微笑。柯基也懂事,凑上前来闻我的脚踝,然后就摇尾巴。四楼的男孩有一年暑假曾来找我打球。听到轻轻的敲门声,我诧异地开门,发现男孩手里托着一只篮球,嗫嚅着说:叔叔,你要是没事的话我们一起去打球吗?我说好。然后我们就一起去一路之隔的实验小学打球。我们两人攻防互换,打半篮,男孩像瞪羚一样灵活,而我,事后浑身酸疼半个月。

楼里的其他的住户都已经换过,有的甚至已经换过两三轮了。有时在楼梯上碰到陌生的面孔,正思忖呢,对方已经拿出钥匙打开对面的房门——原来是门对门的邻居。我竟然不知何时又换了邻居。四月回老家参加侄女美玲的婚礼,村里一众邻舍都来帮忙。进进出出,忙忙碌碌,热热闹闹。眼见人堆里一位人高马大的小伙面熟却不敢认,问过才知是某某的儿子,一时恍然:原来是当年邻居家那个给吃便吃、吃饱才走、从不客气的小家伙。再看现在,一身正装,一本正经,一表人才。想笑,又感慨。那时,天不黑似乎是不关门的,直到有人推开里屋的门,这才发现有串门的来了。那时西邻送茄子,东邻送辣椒,晚上就多了一个菜。第二天赶大集买了时鲜的蛤蜊,出锅时先盛半碗催着孩子给那谁家送去,临出门还要再叮嘱一句:道上你别偷着吃哈!现在家对门邻居也有一位读中学的女孩,我猜女孩喜欢唱歌。那天收拾窗台花架上的草木,隐约听到轻轻的歌声,半晌才发现就在隔壁的窗内,女孩站在窗口,出神地望着窗外,轻声地哼唱不知名的歌儿,我们就隔着中间一堵薄薄的墙。也就在这时,女孩看到欠身侧头的我,歌声瞬间停了,似乎还脸红了!我说:你唱得很好听。但女孩仍然往后退一步,消失了。

楼里印象最深的是曾住301室一位老伯,个头不高,头发花白,声音却洪亮,后来便做了楼组长,热心地爬上爬下,听业主意见、发放燃气安全宣传单什么的。有次网购书架,说好的送货上门原来却只送到大楼门口。不得已,只能一捆捆往楼上背。老伯见状,伸手便要帮忙。我大吃一惊,连忙谢绝。那些铁架和木板又重又长,怎么能让古稀之年的老人帮忙?但老伯还是坚持要搭把手,我只好让老伯在旁边看着,提醒我在转角时别撞了楼梯或墙壁。后来,楼组长换成四楼的女主人,这才知道老伯一家已经搬走多日。心中顿生悔意:那日安装好书架还跟妻说起三楼的老伯,说好准备哪天钓鱼回来送些鲜活的鲫鱼给老人家呢。

我想,四楼的柯基比我强多了。已经认识整幢楼的居民,遇到就摇尾巴,既不乱叫,也不犹豫,爱主人及邻居。毕竟,城市的温度,不在建筑的高度,而在人心的厚度、宽度和深度。这水泥的森林里,要有故事,才更美好。

七夕会

我与摩托车

骁骑校

摩托车情结始于二十岁出头的青葱岁月,彼时我在城市南三环上班,而家住在城市的北端,每天早上需要蹬自行车一小时通勤,途中还有一个漫长的上坡,自行车轮盘齿轮已经磨秃挂不住链条,骑起来打滑,我需要一辆新的通勤车。

于是想给自己实现摩托化。下班的路上有一家钱江摩托车专卖店,我经常在回家途中停在店门口,隔着橱窗玻璃眼巴巴看着展厅里的摩托车。也进店询过价,替自己选了两款,一款钱江90的踏板,一款钱江100的仿赛,没考虑什么性能质量维修保养,只盯着两点,一是便宜,二是好看。踏板潇洒随意,仿赛造型酷炫,但机器是二冲程的,我搞不清二冲程和四冲程有啥区别,只是一直在二者之间游移不定。后来,一个亲戚的旧摩托车托我放在修理店里维修,修好之后我就先试驾了一下,那是一辆白色的125踏板摩托,俗称大白鲨,骑起来很轻松流畅。我和这辆车的缘分大约持续了一年时间,翻山越岭,"钻"街串巷。随着工作的转换,就再没接触过摩托车,连考的E照也脱审作废了。

再和摩托车邂逅,已经是二十年后了,全社会汽车普及,摩托车从通勤工具变成了大玩具。于是去考了个D照,刚拿到驾照就租了一辆CM300练了两天,考虑购置新车,无奈乱花渐欲迷人眼,各种国产车层出不穷,排量一个比一个大,设计一个赛一个新颖,进口大贸哈雷印第安杜卡迪也从画册走入凡间。但牌照却比车还贵,沪A黄牌五十几万元,蓝牌也要十几万元,于是橱窗前的青年变成了手机屏幕前的中年,依然买不起舍不得。后来回徐州,租了摩托车和初中同学组队少年游。动了念头想买一辆放在老家,选择障碍症又犯了,纠结是买两轮还是三轮,同学劝我说,试驾过后才能做正确的决定,在某App上找了一圈,发现全国只有济南才有大型的边三轮。

春暖花开时,我来到济南,顺利租到了边三轮,长江700,军绿色,带倒挡,俗称侉子,初上手生疏,很快进入状态。下午单独开车去见朋友,我一个新手,没有导航,在陌生的城市开着陌生的摩托车,真有点忐忑,我把无线耳机塞在左耳里,用头盔盖住耳朵,开启高德导航,骑了一个钟头见到了朋友,又开了一个钟头回来,在济南经十路的滚滚车流中手忙脚乱地升挡降挡,同时接受着路人的注目礼……第二天还是与济南的朋友们去了南部山区,本以为山路难行,实际上空山幽谷,放马撒欢,行驶在林间公路,行至山巅,蓦然回首,颇有种"回望射雕处,千里暮云平"的豪迈感。

回来之后,买摩托车的心思更加强烈,而且要上大排量,上哈雷!还是先试车,去租车行租了一辆哈雷、戴维森的Street750,觉得这是哈雷序列里排量最小的,可能好驾驭一点,结果在试车的时候被现实打脸,经过一个小弯时失速倒车,腿受伤了。无奈,只能等好点了再试试踏板。

雅玩